

狂俠天驕

羽
木
羽
地
著

海
風
文

狂侠·天骄·魔女

蕭
基

梁羽生著

梁羽生
印

《梁羽生系列》作品集

- ①龙虎斗京华 ②飞凤潜龙 ③还剑奇情录
④草莽龙蛇传 ⑤冰魄寒光剑 ⑥塞外奇侠传
⑦白发魔女传 ⑧七剑下天山 ⑨江湖三女侠
⑩萍踪侠影录 ⑪散花女侠 ⑫联剑风云录
⑬冰川天女传 ⑭云海玉弓缘 ⑮侠骨丹心
⑯风雷震九州 ⑰冰河洗剑录 ⑱女帝奇英传
⑲大唐游侠传 ⑳龙凤宝钗缘 ㉑慧剑心魔
㉒狂侠天骄魔女 ㉓鸣镝风云录 ㉔广陵剑
㉕风云雷电 ㉖瀚海雄风 ㉗游剑江湖
㉘牧野流星 ㉙弹指惊雷 ㉚绝塞传烽录
㉛剑网尘丝 ㉜幻剑灵旗

狂侠·天骄·魔女 二 梁羽生著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通县向阳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7印张 1,637,000字

1996年4月第一版 199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册

平装本定价 64.9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狂侠天骄魔女

目 录 (二册)

第三十二回	各显神功来贺寿 忽闻狂笑慑群豪	(381)
第三十三回	故扇遗钿尘漠漠 残笺红豆意悠悠	(393)
第三十四回	魔女伤心谈往事 金宫盗宝话前因	(405)
第三十五回	索书不觉生疑虑 问讯何从煞费神	(418)
第三十六回	偏安犹作和戎策 报国谁知犯佞臣	(429)
第三十七回	武学分传三弟子 奇能骇俗一神僧	(441)
第三十八回	痴情何托怜娇女 毒计重施骗小姨	(454)
第三十九回	暗把毒刀伤侠士 为持正义斗师兄	(466)
第四十回	应有豪情消芥蒂 又来佞仆进奸言	(482)
第四十一回	秘笈甜言谋大利 金圈铁笔斗名山	(491)
第四十二回	错疑侠女拼生死 始识奸谋辨友仇	(504)
第四十三回	谁施覆雨翻云手 巧布含沙射影图	(518)
第四十四回	愁听一曲箫声咽 骇见双雄剑气寒	(530)

第四十五回	铸错已成甘自尽 忤情今又惹相思	(542)
第四十六回	金戈铁马悲慷慨 裁剪冰绡血泪词	(554)
第四十七回	剑影刀光惊禁苑 菩提明镜了尘缘	(565)
第四十八回	力诛奸贼消民愤 堪笑庸医断症难	(579)
第四十九回	欲逞强横凌弱寡 偏工心计骗红妆	(591)
第五十回	惊人傲骨扬英气 绝世神功克毒刀	(602)
第五十一回	遍访天涯寻弱女 横跨怒海会伊人	(618)
第五十二回	若有情时来入梦 于无声处起沉雷	(632)
第五十三回	劫火未消来异士 神功无敌慑群魔	(644)
第五十四回	清浊两分心自苦 恩仇俱了意难忘	(655)
第五十五回	不觉坐行皆梦梦 无端啼笑尽非非	(670)
第五十六回	海上狂歌伤逝水 山头怅立盼归帆	(685)
第五十七回	岂为私情忘大义 愿随一麾渡长江	(695)
第五十八回	立马投鞭言炎炎 挺身抗暴气昂昂	(707)
第五十九回	刁斗风生来侠女 胡笳声动聚群豪	(718)
第六十回	挥剑已寒奸贼胆 挑灯夜话女儿心	(733)

第三十二回

各显神功来贺寿 忽闻狂笑慑群豪

文逸凡挥毫刻石，柳元甲就振袖抹平，当真是各有千秋，难分高下。文逸凡也不由得暗暗佩服，但这么一来，谁都知道他们二人是暗中较量上了，人人提心吊胆，生怕闹出不愉快的事情，一时间竟然忘了喝彩，过了好一阵子，才响起寥寥落落的掌声。

金超岳巴不得他们二虎相斗，冷冷说道：“这可真是你有藤牌我有枪了，文先生，这枝狼毫未成秃笔，你可要再题一副对联么？”

柳元甲意态从容，回到场中，拱手说道：“我年纪大了，眼力不好，文先生，你另选一个日子，给我写副对联，让我挂在书房里就近欣赏可好？”文逸凡哈哈大笑，说道：“不错，这园中已有颜鲁公的书法，我实是不宜再在此地献拙了。”柳元甲道：“哪里，哪里。文先生，你是我最佩服的一个朋友，你肯赐我墨宝，那就是给了我的面子了。”两人虽然针锋相对，但亦已有惺惺相惜的意思，气氛是缓和多了。

金超岳见闹不起来，甚是没趣，柳元甲笑道：“金大哥，现在该看你的压轴戏了。”金超岳道：“珠玉在前，我焉敢献丑？不过既然来到一场，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也该向朋友们略表敬意。大家的酒已喝得差不多了，功夫我拿不出来，就向朋友们敬一杯茶，解解酒吧。”

今日来到千柳庄祝寿的一众宾客之中，最受注意的除了文逸凡之外，就是金超岳。他是首席贵宾，又是大家不知来历的一个陌生人，而柳元甲适才在言谈之中，又对他推崇备至，因而他受注目的程度，还在文逸凡之上，众人都想看他表演的是什么功夫，如今听他说是要出来敬茶，众人都不觉有点诧异，心想：“难道他在敬茶这个题目上还能变出什么花样？至多不过如柳庄主的百步传杯，但这也就不新鲜了。”

众人正在疑猜，只见金超岳已走出场心，缓缓说道：“柳庄主，我对你们江南人士喝茶的讲究，真是佩服之极。你刚才席上谈及，要喝好茶，除了茶叶之外，还得讲究烹茶的雨水，你说到最好的是——”柳元甲道：“你不提起，我倒几乎忘了。谈到烹茶的用水，大概人人人都知道临安灵隐寺虎跑泉的泉水乃是上品，可惜此地离临安尚有数百里之遥，虎跑泉的泉水难以运来。不过，我还

有一类烹茶的用水，只怕比虎跑泉还胜几分。”此话提起众人兴致，问道：“那是什么？”柳元甲道：“那是我去冬在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埋在深深的地窟之中，周围堆着冰块，现在虽是三伏天时，那一瓮梅花枝上的雪，还没有融化，拿来烹茶，香沁脾腑，最妙不过。”

场中喜欢喝茶的客人早心痒难熬，忙道：“既有如此梅花香雪，敢请庄主便赐佳茗。”柳元甲道：“我正想拿来与诸位品评，如今酒已微醺，也正是细赏香茗的时候。”客人道：“先让我们见识见识那瓮梅花香雪。”柳元甲道：“这我也想到了。我有龙井茶中的上品‘老君眉’，水一沸便即冲茶，趁热喝下，最饶佳趣。若是在厨房里端出来，送至此间，茶冷香消，味道便减了。好，我叫他们将那瓮梅花香雪拿来，就在这园子里烹茶。”众人都拍手道妙。

不多一会，家丁已把那瓮梅花香雪扛来，金超岳道：“请柳庄主准我借花献佛，向各位朋友敬茶。看来各位都想早尝佳茗，如今火烹茶还嫌慢了。不如由我代为调弄如何？”柳元甲已知他是要借这题目炫露神通，笑道：“金老先生不用生火，便可烹茶，咱们在未饱口福之前，便可先饱眼福，这最妙不过。”便叫家丁，将那瓮梅花香雪扛到场中，放在金超岳面前。众人听说金超岳不用生火便可烹茶，更感兴趣，心中俱是想道：“难道他还会魔术不成？”

金超岳道：“还请借一只盆子。”柳元甲早已知道金超岳是要如何表演，说道：“也已准备好了。是一只白玉盆。”叫两个家丁将那只玉盆抬到场中，只见比普通的洗身盆还大，玉似羊脂，洁白无瑕，众人目眩神迷，啧啧称赏，都道：“皇宫内库，也未必能有如此宝物！”但却不知金超岳要这只盆子做什么。

金超岳将那瓮梅花香雪倒在玉盆之中，刚好盛满，雪块果然还有一小半未曾融化，盛在玉盆之中，玉盆香雪，相得益彰，围在场边的人，都似乎嗅到梅花香的香味，感到冰雪的原意。异口同声赞道：“香茶未喝，暑气已消，妙极，妙极！”

众人凝神注目，看金超岳如何无火烹茶，只见金超岳伸出中指，在盆中一插，轻轻拨弄雪块，说道：“好冻，好冻！”片刻间，只见盆中雪块，尽都融化，再过一会，便冒出了热腾腾的白汽，不到半枝香时刻，一大盆水都已煮沸，发出了嘶嘶声响！原来金超岳练有仍雷神指的功夫，竟以内家的纯阳真气，“煮沸”这一大盆雪水！众人哪曾见过这等奇妙的神功，都吓得目瞪口呆，矫舌难下！文逸凡心道：“这老怪虽然狂妄，倒也名不虚传。看来他要胜我，固然水易，我要胜他，也未必能够，也罢，今晚且不斗他，待我见了笑傲乾坤华谷涵再作区处。”

哪知文逸凡无心斗这祈连老怪，这祈连老怪金超岳却先向他挑衅了。

金超岳取了一只玉杯，放了一撮“老君眉”，左手在盆子上方虚空一抓，只见一股沸水似喷泉般冒起，射进那玉杯之中，水平杯面，还高出少许，却未溢出。金超岳擎着玉杯！面向文逸凡说道：“文先生文武全材，金某佩服得很，先敬文先生一杯！”轻轻一弹，玉杯向着文逸凡飞去，他暗中运上内劲，只要有谁触及这个杯子，杯中的热茶就要倾泻淋下，教那人当场出丑。

文逸凡双手笼在袖中，根本不去接这玉杯，却自言自语的冷冷说道：“可惜，可惜！糟蹋了这瓮梅花香雪，这虽不是‘老娘的洗脚水’，洗手水也怎能喝了？”“叫你吃老娘的洗脚水”，这是江湖上一句侮辱人的粗话，泼妇和男人对骂时候用的。文逸凡借用这粗话，虽然不是用来骂人，但却表示，这一盆水是金超岳的洗手水，用来泡茶，对他实是不敬，他也坚决不喝。

说也奇怪，那只玉杯飞到文逸凡面前，忽似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挡住，停了一下，突然便转了方向，斜飞出去。原来是文逸凡暗中吹了口气，使出上乘的借力化劲功夫，教那玉杯改了方向。

金超岳勃然变色。正要发作，忽听得柳元甲哈哈一笑，说道：“我是一个粗人，不比什么文人雅士，要讲究什么洁癖，待我喝了。”把手一招，玉杯平平稳稳的落在他的手心，杯中的热茶却形成了一股水柱，冒了起来，柳元甲把口一张，俨如长鲸吸川，顿时间把那杯热茶喝得干干净净。

有主人亲自出来为他解窘，金超岳也就不便与文逸凡吵闹，当下冷冷说道：“柳翁，待我还你瓮梅花香雪，省得被文先生责怪。”说罢，抱起那只盛满沸水的玉盆，缓缓走到柳元甲跟前，只见那盆沸水，已成了一盆雪水，结起了冰来。这次他用的是“修罗阴煞功”，一把玉盆，奇寒之气便透过玉盆传进水中，他的“修罗阴煞功”已练到第七重，令沸水结冰，易如反掌。

冰水弄沸，沸水再又还原凝结冰，这两手功夫，一寒一热，一正一反，相辅相成，当真是足以震世骇俗，众人也不禁都喝起彩来。文逸凡虽然不惧，却也有点吃惊，寻思：“素闻雷神指与修罗阴煞功乃是邪派两大奇功，想不到这怪竟然都练成了。”文逸凡虽然见多识广，识得两大奇功，但却不知金超岳对这两样功夫，都只是练到第七重，距离登峰造极还远。

柳元甲笑道：“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可别为这点点小事动了意气。难得各位不吝奇技，柳某多谢各位的大礼了。”说罢，便叫家丁将那玉盆扛下，吩咐他们将炭火煮沸，泡茶敬客，然后缓缓走出场心，柳元甲这一出场，登时全场悚动。人人注目而观。

要知当“献技贺寿”倡议之初，柳元甲已有言在先，“礼尚往来”，在客人“献礼”之后，他自当出来“还礼”。客人“献礼”即是“献技”，主人“还

礼”当然也是拿出他的本身绝技。如今四区的宾客代表和首席贵宾都已先后“献礼”，轮到做主人的柳元甲出来“还礼”了，柳元甲是江南武林的泰山北斗，他一出场，声威自更盖过别人，人人都是凝神静气，注目而观，要看他这出“压轴戏”唱的什么？

其实柳元甲已先后露过两手绝世神功了，一手是“百步传杯”，慑服南山虎；一手挥袖抹石，技压文逸凡。但如今是他正式出来“还礼”，想必还有更厉害的震世骇俗的功夫，因而宾客们也怀着更紧张的心情，都涌到场边来看。

不料柳元甲却不献技，只见他摸出了几张柬贴，仰天打了一个哈哈，缓缓说道：“老朽贱辰，辱承各位驾临，招待不周，还望恕罪。”宾客们怔了一怔，道：“柳翁何用再三客气？”心想：“这些客套的说话，他开席之初早已说过的了，怎么说了又说？他一向也不是这样婆婆妈妈的，难道一个人年纪老了，就当真难免罗嗦。”

柳元甲把柬贴晃了一晃，仍然慢条斯理的缓缓说道：“这不是客气。老朽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也交了许多朋友。多蒙朋友们抬举，给我几分面子，这次从各方赶来为我做寿，厚谊隆情，我焉能不深深感激？但正因为朋友众多，难免因无心之失，有漏发了请柬的。我知道有几位朋友，如今已在这园子里面，只是还不见露面，想必是因为责怪我做主人的失礼，没有亲去邀请他们，故而来到此间，也不出来相见！如今老朽补发请柬，请这几位朋友，不管是相识的也好，不相识的也好，既然一场来到，便请给我几分薄面，恕我简慢之罪，出来一见，同喝几杯！”

说到这里，众人才知道原来已有几个人藏在园中，都不禁大吃一惊，想道：“不知是些什么人，竟敢到柳家捣乱？”又不禁暗暗惭愧，这么多人，竟无一人发觉，要待主人说破了，方才知道有人潜入园中。而且还不只一个！

就在众人惊惶失色之际，柳元甲说到“补发请柬”四字，已把那几张请柬朝空一撒，说也奇怪，那几张请柬撒到空中，登时分开了不同的方向，向四方飞去，众人也才看清楚了共是四张。柬贴比酒杯更不受力，柳元甲竟能当作暗器发出，这比“百步传杯”的功夫，又难得多了！

其中有一张请柬朝着蓬莱魔女藏匿的方向飞去，蓬莱魔女咬了咬牙，心道：“你既发现了我，虎穴龙潭，我也要闯你一闯！”正要从假山背后出来，忽听得一阵笑声，有一个人已先她而出！

那笑声有如金铎玉振，清峻非常，突然间又如万马奔腾，千军赴敌，山鸣谷应，响遏行云，笑声中隐隐含着鄙夷杀伐之声，骇人心魄！那些功力稍弱的只觉耳膜有如给一根利针刺了进去，不由自己的骇极而呼；功力较高的也给震

得耳鼓嗡嗡作响！十个人中倒有九个不约而同的掩上了耳朵。

这刹那间，蓬莱魔女也是心头一震，她并非经受不起这人的笑声，而是因为这人的笑声不是别个，正是笑傲乾坤华谷涵！

也不知华谷涵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只见他人在半空，白衣飘飘，手摇摺扇，宛如乘虚御风，冉冉而降！刹那间，怪事发生，柳元甲刚才撒出的请柬本是向四方飞去的，这时忽地从四个方向对着华谷涵飞来，华谷涵把手一招，转眼间，那四张请柬，已聚成一叠，落在华谷涵手上。他下坠之势甚速，但脚未沾地，请柬已到了他的手中，众人也真到他已落到地上，这才看得清楚。太湖十三家寨主王宇庭吃了一惊，心道：“幸好我刚才没有发出梅花针，否则可要当场出丑了。这人接暗器的功夫，当真是世间罕见！”

蓬莱魔女芳心历乱，又惊又喜又是不知所措，顿时思如潮涌，一片茫然。暗自想道：“华谷涵果然是到了这儿了。我是出去呢还是不出？”“他那个‘阿霞’呢，难道不是和他同在一起的么？却也还未见现身？”“柳元甲撒出的四张请柬，想必是一张给他，一张给我，一张给那‘阿霞’，还有一张则是给那个不知来历的胡儿了。如今华谷涵将四张请柬都接了下来，那两个人也未出现，看来华谷涵是有意把事情包揽到自己身上，他知道我也来了么？”这刹那间她转了好几个念头，终于决定了暂且躲藏，先看看华谷涵的来意。她刚才生怕孤立无援，如今华谷涵已经出现，她心里也安定许多了。

华谷涵落在场中，正好在柳元甲面前。他笑声已然停了，但余音袅袅，犹自在园中回响。柳元甲本来一直是气度雍容，这时也不禁微微变色。要知华谷涵刚一出场，已显露了两手绝世神功，狂笑慑敌、空中取柬，笑声中显露的深厚内功，柳元甲也不禁为这心折，这也还罢了，柳元甲那四张请柬，本是当作暗器发出的，被他在半空中一招手就全取了过来，无形中柳元甲已是输了一招。

文逸凡道：“柳庄主可认识这位贵客吗？——”正要给他们介绍，柳元甲哈哈笑道：“来的敢情是笑傲乾坤华谷涵、华大侠么？”原来他虽然不认识华谷涵，却也听过他的名字。从这功力深厚之极的狂笑，柳元甲已猜想来的何人。

“笑傲乾坤华谷涵”这个名字一说出来，场中登时又是一阵骚动。

要知华谷涵虽是一直身在北方，这次也还是初到江南，但他这几年来名头极响，早已远播江南。他的真姓名“华谷涵”三字，容或知者无多，但“笑傲乾坤”“狂侠”之名，在江南武林人士中，只要是稍微有点份量的人物，已可以说得上是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如今“笑傲乾坤”突如其来，而且看这情形，分明是想与柳元甲作对，来给柳元甲祝寿的客人，焉能不人人惊诧？登时窃窃

私议之声四起，“咦，想不到笑傲乾坤竟是个白面书生，看来最多不到三十岁，便竟有如此功力！”“笑傲乾坤之笑，果然是名不虚传，幸亏我早早堵了耳朵。”“笑傲乾坤也未免太狂妄了，竟敢到千柳庄来狂笑逞能，实是太过目中无人，轻视了咱们江南的英雄豪杰！”“谅这笑傲乾坤本领再强，也定然胜不过咱们的柳庄主，你们睁大眼睛看吧，看他能狂到几时？”发表这些议论的人，大都是柳元甲的心腹，别有用心，想以地域之见，挑拨众人对笑傲乾坤华谷涵增加恶感。

就在众人注目而观，要看柳元甲如何对付华谷涵之际，只听得华谷涵微笑道：“大侠之名，愧不敢当，我华谷涵只不过尚能分清是非，认得黑白罢了。柳庄主你在江南德高望重，还望你多多指教。”话中有话，似有意又似无意的刺了柳元甲一下。柳元甲心中打了个“突”，“难道这笑傲乾坤已知道了我的秘密，识破了我的图谋？”碰了一个闷钉，却还不敢当真发作，当下仍然装作和颜悦色，一副好客的姿态说道：“华大侠，客气了。多蒙大驾光临，何幸如之！还有几位朋友呢？为何不都出来见面？”

蓬莱魔女藏在假山背后，听到此处，心头一跳。只见华谷涵将请柬一扬，淡淡说道：“柳庄主才是太客气了，华某只是一人，柳庄主却发来了四张请柬，我接了请柬，怎敢不来拜见？这里是否还有未露面的朋友，华某不知，也不敢越俎代庖，替他们答复。只是据我猜想，也许是他们还未接到请柬，故而不便扰席吧？柳庄主何妨再发请柬去催？”

柳元甲面上一红，冷冷说道：“得华大侠到来，我已是大感荣宠，也不必再等待别人了，咱们先亲近亲近！多谢你的光临！”

说罢伸出手来，便要和华谷涵拉手。要知柳元甲那四张请柬，原是分发四人的，却不料给华谷涵以上乘的内功，神奇的手法，在半空中一招手都取了去，柳元甲说来已是输了一招，以他的身份，若然再发“请柬”那应当是有失面子了。故而 he 索性直接便向华谷涵挑衅，表面是以礼相迎，实则是暗试华谷涵的功力。

众人也都知道他们这一拉手便是暗中较量内功，这一瞬间，全场鸦雀无声，都在凝神屏息的看他们孰强孰弱，有甚奇功，生怕走漏了一眼。只见华谷涵缓缓伸出手来，也笑着说道：“不速之客，多谢庄主慷慨招待。”漫不经心的便与柳元甲双手相握。

双方一握便即分开，并无什么特别的举动。只见华谷涵神色自如，笑吟吟的站在当地，柳元甲也是满面堆欢，那神气就似当真是竭诚欢迎一个新朋友一般。较量的结果，众人一点也看不出来，都在暗暗纳罕，“难道他们当真只是礼貌的拉手，并没有动功较量？”

这些人哪里知道，柳华二人虽然表面神色自如，心中已都在暗暗吃惊。原来柳元甲刚才那一握，已是使出了极霸道的大乘般若掌力，专伤对方的奇经八脉，但掌力发出，却似泥牛入海，一去无踪，既不觉对方运力反击，甚至连反震的力道都没有。他的拇指已微微触着华谷涵的虎口，可以感觉得到华谷涵脉搏的跳动，脉息也很正常，并无加速或散乱。柳元甲要试对方的功力，一点也试不出来，心中不由得大吃一惊，这笑傲乾坤果然是深不可测！”他虽是有意较量，但表面上毕竟是礼貌的握手，握手总不能相持太久，何况他心中也微有怯意，一试试不出来，便也只好放开了。

华谷涵心里也在暗暗叫了一声“侥幸”，原来他以最上乘的内家气功护着脏腑，同时暗中使上了化劲卸力的功夫，但在那一握之际，心头仍是不禁感到隐隐作闷，似被一块千斤大石压着心房。华谷涵心里自思：“要是他迟些放手，可就迫得我非动功反击不可了。一运功反击，双方就决不能轻易分开，那时可不知鹿死谁手了。”华谷涵握手之后那一阵笑声，正是借此以散发胸中闷气，不过柳元甲却看不出来，还只道是华谷涵占了上风，对自己显露傲态。心中有一点吃惊，更有几分气愤，心想：“你这小子如此骄狂，我定要拼着平生所学，与你周旋一下。”他以为是自己吃了亏，哪知华谷涵也以为是自己吃了亏。其实这次较量，公道说来，双方乃是平手。

柳元甲道：“难得华大侠到来，请入席喝杯淡酒，咱们交个朋友。”心中却在盘算如何对付华谷涵。此言一出，首席主座之旁，立即有人腾出，虚位相待。

华谷涵听了柳元甲邀他上坐，忽地又哈哈大笑，柳元甲道：“华大侠可是不屑与老朽结交吗？”华谷涵道：“实不相瞒，我不想坐上首席，一是不敢，二来也确是不屑。不过，却并不是对柳庄主有所不屑，其中加有原因。”即“不敢”而又“不屑”，听来甚是矛盾，众人都觉诧异。柳元甲道：“这是什么意思，倒要请华大侠指教了！”

华谷涵缓缓说道：“想小可不过一介布衣，焉敢上坐？”柳元甲眉头一皱，未及说话，文逸凡已在那里说道：“华大侠，你这说话可当罚了。到此与会的朋友，个个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汉子，谁又有一官半职了？柳庄主也不是势利人，难道要当大官的才能坐首席么？”华谷涵哈哈一笑，说道：“文先生，你说得有理，可惜却得罪人了。”文逸凡道：“得罪了谁？”华谷涵道：“你是真个不知还是假作不晓？”文逸凡双手一摊，说道：“真的不知，你快快指点迷津，免得我无心得罪了人。”文逸凡打科插诨，就似与华谷涵合演双簧一般，其实他是早已知道华谷涵意何所指的了。

华谷涵又是哈哈一笑，摺扇一指，说道：“你是得罪了首席贵宾了。”此言

一出，柳元甲绷紧了脸，金超岳眉头打结，双眼一瞪，“你这是什么意思？”文逸凡装模作态的打量了金超岳一下，说道：“哎呀，你是说我得罪了金老先生了？我有什么说话得罪了他？”华谷涵道：“你可知道这位首席贵宾是什么身份？”文逸凡道：“不知！”华谷涵道：“不错，你和我都是布衣，但这位贵宾却是金国的国师！”文逸凡叫了一声“呵哟！”对金超岳便是兜头一揖，说：“原来你是金国国师，这可真是大大失敬了！”文逸凡并非真的不知，但在华谷涵未到之前，他却是有所顾忌，未敢便即揭穿金超岳的底细。

金超岳怕文逸凡那一揖是偷施暗算，连忙闪过一边，却不知文逸凡故意装模作样，乃是想引起众人注意，其实并无暗算。果然这“金国国师”四字，先后在华文二人口中道出，场中登时似煮开了一锅沸水似的，沸沸扬扬，嘈成一片。有的不信，有的半信半疑，有的是柳元甲的心腹，默不作声，有的碍于柳元甲的面子，只敢窃窃私议。但也有一些正直之士，已在破口大骂。

金超岳面色大变，喝道：“住口，胡说！”华谷涵摇了摇摺扇，冷冷说道：“你不是金国的国师吗？或者你觉得金国国师的身份是可耻的么？要不然为何不许我说！”转过身又对柳元甲道：“柳庄主，你现在当已明白我所说的‘不敢’与‘不屑’了。我是布衣，不敢与国师并坐首席；但我也是大宋男儿，不屑与敌国国师为伍！”这几句话说得痛快淋漓，许多人都禁不住鼓掌叫好。

柳元甲绷紧了脸，说道：“今日是我寿辰，朋友们给我祝寿，只讲私谊，不谈国事。你指金老先生是国师身份，是与不是，我也不知。但此地是千柳庄，我是主人，我喜欢请那个作我的首席贵宾，你管得着么？你不给面予我的朋友，那也就分明是在侮辱我了。好呀，笑傲乾坤，我倒要向你请教请教！”

华谷涵轻摇摺扇，微笑说道：“柳庄主肯予赐教，幸何如之？那就请与这位金国国师、祈连老怪，一齐上吧！”柳元甲双眉倒竖，脸如涂朱，喝道：“什么？你敢小视于我？”试想：“柳元甲是何等身份，焉能以二敌一，与金超岳联手来夹攻华谷涵？华谷涵面不改色，淡淡说道：“不敢。但柳庄主你虽然是只讲私谊，我华某人却或须先分敌我，敌我不两立，正邪难共存，我绝不能将这位金国国师放过一边，置之不理，你若看不顺眼，那只有与他同上了！”话语说得分明，他是定要先斗金超岳，柳元甲要嘛就袖手旁观，要嘛就并肩齐上。他绝不能舍了金超岳来先斗柳元甲。

这番话说得辛辣之极，教柳元甲发作也难，不发作也难，要知柳元甲虽是与金超岳有所图谋，但绝不愿秘密公开暴露，所以对金超岳的身份一直还要隐瞒。如今华谷涵口口声声的是“金国国师”、“分清敌我”，柳元甲若是助金攻华，那不是表明站在敌国这一边了？何况以柳元甲的身份，也绝无以二敌一之

理。

场中这班江湖豪客对柳元甲素来畏服，但民族气节多多少少总还是有的，听华谷涵说得大义凛然，有一些人已禁不住轻轻鼓掌。柳元甲面上一阵红一阵青，唯恐失去人心，更多几分顾忌。柳元甲的心腹则在人群中展开游说，说来说去，也无非两点，一是动以地域之见，说华谷涵乃是“强宾压主”，藐视江南武林；一是恃着证据尚未确凿，说华谷涵的话乃是信口胡言，不可轻信。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文逸凡忽地拦着柳元甲道：“柳庄主还请三思！”柳元甲道：“何事三思？”文逸凡道：“既有四张请柬，便须三思而行。这位金先生固然是你请来的贵宾，但这位华大侠也是你发贴请来的朋友呀！”柳元甲正是想把事情缩小到“私谊”范围，文逸凡则怕华谷涵吃亏，故而迎合他的心意，指出双方都是他请来的朋友，教他容易落台。但“四张请柬”这一句话，却还是暗暗刺了柳元甲一下。

金超岳倒是满心希望柳元甲出头，他好坐山观虎斗的。可是柳元甲已踌躇不前，而华谷涵又是咄咄逼人，已直接向他挑战。他若不上去应战，什么面子都丢尽了，他岂能当着江南的武林人士，失了体面？当下把心一横，心想：“凭着我的阴阳二气，两大奇功，未必便输给这笑傲乾坤！”心念未已，华谷涵摺扇一张，已到了他的面前，冷冷说道：“这里是大宋地方，容不得你立足此地，你不敢应战，就快给我夹着尾巴滚吧！”金超岳大怒道：“谁还怕你不成！”呼的便即一掌发出！

金超岳掌力一吐，登时热风呼呼，热浪四溢，在这场边围观的宾客也觉触体如烫，惊叫声中，纷纷后退。华谷涵却是动也不动，只摺扇轻轻一拨，一股热风已是向金超岳反吹过来，热风中却又有一丝清凉的凉意，令人觉得十分受用。金超岳大吃一惊，心道：“这小子的内功倒是古怪，莫要着了他的道！”一声大喝，左掌相继发出。这一次掌力一吐，却是寒飕卷地，登时似从炎炎的夏日一步踏进肃杀的寒冬，那些在场边驻足围观的宾客已经退后数十丈了，兀自感到冷风扑面，冷气侵肌，功力较低的竟禁不住浑身发抖，牙关格格作响。转瞬场边的观众已是寥寥落落，十之八九远远走开，只有十来个功力最高的还在离场三五丈内。

原来金超岳这一冷一热的奇功，名为“阴阳五行掌”，乃是将两门最厉害的邪派功夫——“雷神掌”与“修罗阴煞功”合而为一，苦练了三十年这才练成功的。他刚才右掌发的是雷神掌，如今左掌发的则是修罗阴煞功。

华谷涵一个转身，摺扇又是轻轻一拨，一股冷风登时又向金超岳反吹过来，冷风之中却又有一丝丝暖气混了进来，令人如受春风吹拂，舒服非常，不

由得神思困倦，就似想去睡觉似的。

金超岳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华谷涵这把摺扇，不但将他的阴阳二气扇开，而且还能颠倒阴阳，运功反击。两招一过，金超岳已试出华谷涵的内力比他纯正深厚，当真是他平生所不遇的劲敌！

华谷涵也在心头微凛，暗自想道：“这老怪果然名不虚传，非同小可。他的内功虽不及我的纯厚，却比我霸道多了。幸亏他的两门邪派奇功，尚未练到登峰造极，要是给他练到了第九重，我今日绝难应付。”原来他虽然能扇开对方的寒风冷气，却不能全部驱除，因此也还要运功抵御。

金超岳猛地一咬舌头，舌头一痛，登时精神抖擞，睡意全无，一掌紧似一掌，向华谷涵展开猛裂的攻击，华谷涵衣袂飘飘，摺扇摇摇，也以最上乘的内功展开了反击，两人打得难分难解。

战到紧处，华谷涵蓦地一声长笑，笑声宛若龙吟，绵绵不断！金超岳双掌应敌，当然不能腾出手来堵塞耳朵，以他的功力也无须堵塞耳朵，但那笑声入耳，却也禁不住心头颤震，颇有点神魂不属的感觉。与此同时，又觉对方反击的力道越来越大。邪派中本有呼魂摄魄之术，但华谷涵之狂笑，却不是邪术，而是一种上乘的内功，不但可用笑声慑敌，而且可以增补真实的功力。笑声中忽听得有人大叫一声，“扑通”跌倒！

这个人却是在场边观战的南山虎。原来南山虎与金超岳早有勾结，趁着双方激战正酣，偷偷发出一拳，意欲暗助金超岳一臂之力。宾客们大都站在远处观战，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华谷涵与金超岳身上，对南山虎的举动，谁也未曾留意。

南山虎这一记百步神拳，用的是达摩秘传的“黑虎偷心”绝招。威力本是非同小可，刚才他表演“神拳伤树”，用的就是这一绝招。哪知华谷涵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一出手，华谷涵已是有所准备，棋高一着，轻描淡写的就把他的拳力反震回来。南山虎的百步神拳伤不了敌人，反而伤了自己。口喷鲜血，跌倒地上，伤得还当真不轻。

龙隐大师与南山虎乃是一党，跳出场中，大怒叫道：“岂有此理，我的南宫兄弟袖手旁观，你为何暗算于他？”他不说南山虎暗算华谷涵，却颠倒过来说华谷涵暗算南山虎，实是想借口助拳，文逸凡按捺不住，冷冷说道：“龙隐大师，南宫舵主是否袖手旁观，你看清楚没有？”柳元甲忽道：“文先生，梅花香雪泡的老君眉正在茶香水滚，你喝杯茶去吧。品茗观战，岂不悦目赏心，何必自家人伤了和气？”把文逸凡硬拉下去，文逸凡还不想与柳元甲翻面，哈哈一笑，说道：“好好，柳庄主我就依你之言，来个袖手旁观。且看龙隐大师的

无相掌力，又是如何了得？哼，哼，只怕多上一人，也未必是人家对手。”

龙隐大师又羞又气，却已无暇与文逸凡斗嘴，踏入场中，强辞夺理的说道：“我这双眼可没有盲，谁先出手，难道我还看不清楚？南宫兄弟遭人暗算，你要胳膊外弯，我可不能不为咱们江南武林争一口气。”华谷涵大笑道：“你不是眼盲，你是心盲！好吧，不必假借什么借口了，有屁就放，有功夫你就施展吧！”

龙隐大师老羞成怒，绕场疾走，便向华谷涵发掌，他每发一掌，即便便转换方位，教华谷涵反震回来的掌力，打不到他的身上。

这么一来，华谷涵既要正面对付金超岳的阴阳二气，又要默运玄功，抵撑龙隐大师的无相掌力，一时之间，倒也奈何龙隐不得。但他仍是衣袂飘飘，摺扇轻摇，神色自如，似乎根本不把龙隐大师的无相掌力放在心上，不过，场中高明之士，如柳元甲文逸凡等人，却已看得出来，在龙隐大师未出场之前，是华谷涵大占上风，出场之后，已给金超岳扳成平手。

蓬莱魔女躲在假山背后观战，看得又惊又喜。惊者是敌众我寡，喜者是华谷涵始终还占上风。

华谷涵的笑声在蓬莱魔女耳边回旋，蓬莱魔女浮想连翩，蓦地想起武林天骄来了。她想起武林天骄箫声退敌，助她战胜这祈连老怪金超岳之事。箫声笑声，异曲同工，狂侠天骄，难分高下。蓬莱魔女芳心历乱，暗自思量，“这两人都是差不多一般年纪，差不多一般武功，一个是对我已倾衷曲，一个是对我暗示相思，造化弄人，真是何其凑巧！”“当日我独战祈连老怪，有人暗中相助，今日华谷涵以寡敌众，我岂能袖手旁观？他如今虽然暂占上风，但千柳庄中高手如云！这庄主的武功，看来就只有在金超岳之上，绝不在金超岳之下。”蓬莱魔女从石罅望出去，只见柳元甲已离座而起。面似严霜，正自一步步走来。

蓬莱魔女心道：“看这情形，柳元甲似乎想要出手。若等他出手，我出去已经迟了！”正要跃出，忽见柳元甲绕过场边，就似随意散步一般，又不似要入场参战了。

蓬莱魔女暂时再隐身形，看那柳元甲的来意。心里又复想道：“华谷涵也未必没有帮手，他不是和他那个‘阿霞’同来的吗？那女子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何以至今还未见露面？”想起那个“阿霞”，心里莫名其妙的起了一丝妒意，但仍是想道：“不管那阿霞是否他带来的帮手，不管她是否会出来助战，我总不是不能袖手旁观，让华谷涵吃亏。华谷涵是大宋男儿，我助他不是为私情，而是为了公义。”但她虽然尽量想把“私情”撇开一边，却忽地不由自己的又想起了师嫂的临终遗言，“师嫂说他不是个靠得住的男儿，莫非就是指他和‘阿霞’之事？”这个想法，今晚已不止一次的苦恼过她了，如今目睹华谷涵在

场，在她即将出去助战的时候，不禁又一次的为这“阿霞”苦恼了。“倘若他们真是情人，我先出去，阿霞会不会心生芥蒂？不如让她先出去吧？且再等待片时，看她到底出不出去？”

就在蓬莱魔女为这“阿霞”而伤脑筋的时候，忽听得华谷涵又在叫起“阿霞”的名字来了，他用的仍是“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只有内功造诣和他约略相当的人才听得见。蓬莱魔女凝神静听，只听得华谷涵叫道：“阿霞，秘密已知，你们快走，不可露面，我随后就来！”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心想：“阿霞果然是在此间。他只叫阿霞，难道他不知道我也在此？阿霞与我交手这事还未对他说么？他应该想得到这是我的？”心念未已，忽见柳元甲已到了两座假山的中间，仰天打了个哈哈，朗声说道：“这几位朋友还不肯出来么？我柳元甲再来促驾了！”蓦地双掌齐出，惊天动地的“轰轰”声响中，两面假山，都塌下了一块大石！正是：

神功裂石催魔女，掀起风波又一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